

阿啄仔廟婆

文／康原 圖／郭澄芳



濁水溪下游臨出海口不遠的北岸，堤岸邊是大城鄉的下山仔腳庄，有一棟供奉輔順將軍（馬舍公）的萬安宮，廟中藏有令人感動的愛情故事，使人不可思議的是從一位智利女人（Evira larose rojas），充當這間廟宇的住持（廟婆）為臺灣的鄉親收驚、安太歲，掌理這宮廟的各種法事與節慶活動，讓鄉親們得到心靈的慰藉，因為她是外國人，一般人都稱呼她「阿啄仔廟婆」。

西元 1959 年出生在智利的廟婆，在家中排行老 4，有 3 個哥哥、4 個弟弟、1

個妹妹，共有 9 位手足。她嫁來到臺灣之後，取了一個華文的名字羅美智，羅姓源自於 larose 近似音，因她的長相美麗又來自智利，又是南美洲有智慧的人，被丈夫蔡福孝取名為「美智」，有美麗的智利姑娘之意。個性開朗講話親切又善解人意的羅美智，今年已近 60 歲了，撫育有兩個兒子都已經高工畢業，老大蔡長恩在雲林的麥寮工業區工作、老二蔡長倫在臺中大雅區的一家工廠服務，都已經是適婚年齡了，她也期待兒子快結婚，趕快能夠含飴弄孫。



▲ 濁水溪畔的廟景。



▲ 羅美智與兩個兒子（羅美智提供）。

曾經在電視上看過羅美智的專題報導，深受她的生命故事感動，大城鄉與我的故鄉芳苑又是相鄰市鎮，算是我們的鄰居；找了一個週末的下午，與內人從彰化市驅車進入大城鄉，這個地方是屬於風頭水尾的鄉下，在民國 106 年的冬天，大風吹響了電線與樹上的枝桠，平常站在電線上唱歌的烏鶯，也藏入樹叢中，沒有鳥語卻可聽到由電線發出的風聲「咻 --- 咻 --」的響著，小時候被猛禽烏鶯追啄的往事浮上心頭。

從小家人常說：「路行隊內，問就有」，只要肯問就能抵達目的地；不善於使用車子導航的我們，靠著從電腦所查到的指示路徑，又問了許多路人終於找到了「萬安

宮」，進入宮中就聽到有婦人在房間講話，羅美智聽到有人進入廟中，她就走出房間來打招呼，聽到我的來意後，就請我們在宮內的辦公桌前坐下來聊天。

當她告訴我們，在智利她本是一位幼稚園的老師，在 28 歲那年，有一個假期去巴西找在做生意的哥哥，卻在巴西巧遇從臺灣到巴西做生意的蔡福孝，兩個人的年齡雖然相差 10 歲，卻談得非常投機，因此墜入愛情的漩渦無法自拔，羅美智就徵求家人的同意與蔡福孝結婚了，這對異國鴛鴦也過得幸福與快樂的生活。

蔡福孝在 40 歲那年，正式向羅美智求婚，並告訴羅美智自己有落葉歸根地想法，想要回臺灣生活，徵求羅美智的意見，當時的羅美智家人都不知道臺灣在哪裡？於是蔡福孝去買了一張世界地圖標示出臺灣的位置，羅美智的家人為了成全女兒的愛，沒想到羅美智答應了婚事，也有臺灣人「嫁雞隨雞飛，嫁狗隨狗走」的精神，允諾與蔡福孝一起飛回臺灣，可以說是為愛走天涯的典型，雖然家裡的人感到不捨，但已經要結婚了，也就隨女兒的意志決定，家人也只有祝福這對新人能永浴愛河、恩愛終生，這位智利女兒成了臺灣媳婦的羅美智，終於繞了半個地球來到了美麗的福爾摩沙。

蔡福孝是一位手藝好的餐飲高手，回臺灣後在板橋地區賣起自助餐，他的料理有一種臺、西混合的口味，深受客戶的喜愛，生意很好卻拖累了身體，真如俗語所說：「錢大把人無肉」，賣自助餐期間，有一個友人在自助餐店附近有一間土地公廟，有空閒時兩夫妻就跑到這家廟去幫忙，兩人都學著廟中的一些法事，羅美智也因此學會為人收驚解厄、安太歲祈平安等事宜。

回到臺灣北部的板橋賣了 5 年的自助餐後，蔡福孝在彰化和美地區有一位朋友蓋新廟宇，請他回鄉來幫忙，結束自助餐的行業後，回到和美幫朋友蓋廟。兩年後大城的家鄉萬安宮缺廟宇管理人員，夫妻兩人就一起回鄉下接掌濁水溪旁的這間廟宇，鄉愁解除了，過著為神明做事情的日子，感到非常愜意生活，羅美智也生下了兩個男孩。

這位做為「智利女兒臺灣媳婦」的羅美智，清晨就打開廟門，把廟宇的內外都打掃得相當乾淨，再為馬舍公上香時，發現神明的臉被焚香煙燻得黑黑，又因臨溪邊風沙大沾黏著沙塵，於是拿著布與水為神像洗臉拭去灰塵，把祂的臉擦得乾乾淨淨，來廟宇拜拜的鄉親就告訴她神明是不能隨便挪動，令她感到奇怪？羅美智心想

著家鄉的教堂中，神像都是很乾淨的，而廟宇中的神像總是被燻得黑漆漆，後來丈夫就告訴她供桌上，有一些東西及神像是不能亂動的，此後對神壇的事情總是特別小心處理，神桌上的神明與法器也就不敢輕易移動。



▲ 廟婆羅美智。

在訪問廟婆的過程中，說到她為人收驚的事情，我告訴她我小時候母親帶我去收驚的事情，這些民俗記憶，近幾年我還寫了系列《逗陣來唱囡仔歌—民俗節慶篇》歌曲，其中有一首〈收驚〉的歌曲，羅美智要我唱給她聽聽看，於是我就唱著：

天清清 地靈靈

收驚婆仔 站佇汝面前

壽金 擺恡神桌頂

阿婆為汝來收驚

毋驚 毋驚 驚佇腳脊偏

阿婆收驚 收離離

乎汝無驚無代誌

暗暝睏乎 落眠去

狗若咧吠 嘛未醒

含眠 亦閣會唸詩

羅美智很仔細地聽完後，她說能感到收驚的情境，於是我們又開始閒聊，談到她傷心的往事：蔡福孝 53 歲那年，有一天午餐後走入臥室小睡，到了下午 3 點多有鄉親來找他，羅美智走入臥室叫他，竟然沒有反應，靠近丈夫身邊摸摸他的臉，發現他身體冰冷，於是慘叫了一聲，鄉親聽到她的尖叫聲，許多人走入臥室觀看後，對著羅美智說：「死了！」羅美智說：「怎麼可能！睡前還好好的，為什麼會睡不醒呢？」從此以後，一個異國的女孩失去先



▲ 羅美智家中布置與智利相關的照片。

生的依靠，那年大兒子才 12 歲、小的也只有 10 歲，必須由她自己承擔撫養，母子三人相依為命。

本來羅福孝與羅美智約定來臺灣 5 年就要回智利看家人，沒想到與羅福孝婚姻生活的 12 年當中，因家庭的各種因素未能達成返鄉的願望，先生走了之後，他必須負起廟中的各種大小事宜，又因廟宇只提供基本薪資，全家大小三人都依賴這兩萬元生活，返鄉探望年近 90 歲的父親與 80 多歲的母親，卻心有餘而力不足，當然兄弟姊妹也在故鄉期盼她們的返鄉相聚。

剛到臺灣來時，每個月只靠打電話回智利報平安，但長途電話太昂貴了，心中的話語只能長話短說，直到後來有電腦才運用視訊與家人通話，談談別後的一切思念與生活中的點點滴滴，回鄉的心卻常掛

在腦海裡。

民國 105 年 9 月，大城山腳村的鄉親為羅美智籌了他們一家回智利的機票錢，讓她可以圓返回家鄉的夢，羅美智與兩位兒子，從臺灣啟程前往智利。回去看已經高齡的爸爸與媽媽，羅美智難掩回鄉的興奮與對這些鄉親的感激。將近 30 年沒有回家，此趟歸鄉，羅美智除了享用家鄉美食，並造訪復活島 (Easter Island) 看有名的摩艾石像 (Moai)，儘管有許多想去的景點，但在有限時間下，羅美智仍保留大部分時間陪伴久未見面的家人。羅美智說，這次能回國停留一個月，最感謝就是廟方與鄉親的幫忙，真的很令她很感動，由衷的感



▲ 羅美智為信眾祈求平安。

謝臺灣人的善良，這是她喜歡臺灣最大的原因。羅美智長子蔡長恩也說：「陪媽媽回到智利，一直是他們有生以來心中最大的願望，在南美洲也接受外婆親戚朋友的熱情款待，會使他終生難忘。」

羅美智對於多元身分，有著自己的見解，她常對孩子說：「我來自南美洲，你父親是臺灣人；你們在臺灣出生，在臺灣長大，我們是臺灣人。」走出萬安宮，我受這位樂觀、進取、活潑的廟婆感動了，心地善良的她踏實的生活在濁水溪畔，聽鳥語與風聲，為臺灣的鄉親排解困難，並為信眾祈求平安，活在當下一過著滿足與自信人生。游



▲ 羅美智與智利的親人合影 (羅美智提供)。